

# 类型学视角下对语境与语域概念的再认识

刘向东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香港)

**[摘要]** 文章首先回顾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体系下语域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在语言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功能,指出韩礼德对语域概念的经典论述可以借鉴功能类型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更精密的描写。通过对语境三变量进行各自维度上的次范畴化,语境可以分出不同的活动场、语旨关系和符号实现模式。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把语境分析为三个维度的次范畴构成的矩阵,并对不同语域类型及次类型进行更精确的描写和分析。研究还表明,语域的作用机制具有递归性,语境的三个维度动态地决定语域类型。

**[关键词]** 语域类型;功能变异;活动场;语境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18)03-0049-08

## 引言

语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的核心概念之一。作为连接语言与语境之间的枢纽,语域的核心要义及运作机制贯穿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语域理论和概念还是应用的居多,对理论本身进行思考和发展的研究比较欠缺。本文旨在从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尝试。韩礼德是站在宏观的语言理论范式构建与语法模型设计的角度论述语域概念的,其在语域概念的内涵、深度、精密阶等方面还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功能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可以为语域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类型学的描写方法,对语域类型在更高的精密阶上进行分类描写,以更好地理解语域的内涵,并为语篇分析、语言教学等研究提供有益参照。

## 一、韩礼德的语域思想:渊源和要旨

早在功能语言学发展的“阶和范畴”(scale and

category)语法时期,韩礼德就提出了其对语域概念的设计:“语言因功能而异,不同情境中的语言不同;根据语言应用差异而区别出的语言变体我们称作语域。”<sup>[1](87)</sup>这可能是韩礼德对语域概念进行的最早的明确定义。这一定义尽管比较概括,但可以看出语域理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情境和语言变体。后来,韩礼德<sup>[2](111)</sup>从语义与语境两方面入手,对语域进行了更精确的说明:“一个语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语义资源配置,在一种文化的成员中构成与某种情景类型的典型关系;语域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中可被触及的意义潜势……是‘受到威胁的意义’(meanings at risk)。”韩礼德强调,语域是语言因适应不同的情境语境类型而产生的语言功能变体,每一种情景语境类型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语域<sup>[3][4](16)[5](172-173)</sup>,是把社会符号环境和语篇联系起来的中概念<sup>[6](58)</sup>。在这个意义上,语域就成为连接语言世界和人类社会文化世界的纽带:一方面,人类社会文化系统通过语域的界面作用在语言中进行建模(modeling);另一方面,语言的系统和功能通过语域受到社会文化系统的制约,并对其运作过程进行表征和阐释。这样,语域理论就为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进行双向度的解释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理论框架。这种相互映射关系也构成系统功能语言学作

**[收稿时间]** 2018-01-06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大学英语优秀教师课堂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与资源系统建构(编号为 2017SK012)”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向东(1978-),男,山西大同人,天津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为“自然语法”的学理基础和理论旨归<sup>[7](382)</sup>。

语域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与语言系统之间的纽带,其配置语义资源的过程通过三个语境变量进行:语场、语旨和语式<sup>[2][8][9]</sup>。语场,指实际发生的事,或者说是指语言发生的环境,包括谈话的话题;语旨,是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语式,是指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比方说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是即兴的还是有准备的。在语境对语义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这三个变量分别与语义层的三大意义潜势相对应:语场对应概念意义,语旨对应人际意义,语式对应语篇意义<sup>[2](116)</sup>。语境通过这三个变量在语义层的不同配置(不同语域)以及在词汇语法层相应的资源选择进行编码而得以实现,最终形成不同的语篇类型。

韩礼德的三维度语境构架为探索和鉴别语言应用中具有规律的语境、语义和词汇语法各层次的映射关系及变异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指导。通过研究不同层次之间变异的相关性,我们一方面可以从语境乃至文化视角解释语法的产生和变化规律,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语法视角洞察语境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化规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些学者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看作是“文化的语法”。<sup>[10]</sup>这种符号、语境、社会文化之间变异的相关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区别于其他语言学流派的核心思想。例如,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把语言视作自足的独立的系统。在这一视域下,语言意的变异也是任意的;以 Lakoff、Langaker、Goldburg 等人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把人的主体认知作为语言产生和变化的动因,这一视野下的语言变异也就依赖于主体认知的差异。而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变异看作一种社会文化与语言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现象:语言变体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表征特定社会文化,受其制约;同时,特定社会文化又通过语言变体进行复制、传播、巩固、建构。这种双向度的互动关系使功能语言学可以应用于任何类型的语言实践研究(如话语分析、外语教学等)。例如,通过分析构成语篇的词汇语法、逻辑语义等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对语篇的意义和功能做出合理解释。也正是在以上意义上,功能语言学被称为“适用语言学”<sup>[11][12][13]</sup>。Matthiessen<sup>[14]</sup>把功能语言学的这一特征比喻成一个钟摆的两端:一端是语言理论,另一端是对语言理论的应用,类似于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分野。以往的语言

学范式要么注重理论,要么注重应用。这一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的区分在功能语言学范式下得到了在更高层面的综合:理论与应用并重。究其原因,主要归功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范式的“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sup>[15]</sup>特征:其层次性(stratification)横跨与语言相关的各个方面,为其适用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这一体系中,语域起着连接社会文化系统与语言系统的界面作用,是保证这一理论综合性和适用性的核心枢纽。没有语域的界面作用,语言的词汇语法将无从参照,语境也失去语言实体的依托。由此可见语域概念和作用机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核心地位。

以上综述表明,“语域”概念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大理论支点,是构成连接其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核心枢纽。语域理论框架体现出韩礼德对世界(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和人之间复杂辩证关系这一古老话题的系统认知,并为这些关系提出解释方案。可是,正如许多理论范式的开创者一样,韩礼德对语域的论述相对比较宏观。例如,韩礼德虽然通过语域的界面作用在语境三要素与词汇语法资源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有效解决了传统语境理论中语言如何与语境发生联系的问题,但对于三个要素对语义资源如何配置,进而构成不同类型的功能变体却没有进行详细讨论。学界也是对韩礼德的语域理论和概念应用的多,对理论本身进行深入探讨、挖掘和发展的较少<sup>[16]</sup>。有学者认为, Martin<sup>[17][18]</sup>的“语类”(genre)理论是对韩礼德“语域”理论的发展<sup>[19][20]</sup>。可是正如高生文和何伟<sup>[16]</sup>所言, Martin 理论体系下的语域概念是与其语类理论框架一脉相承的。由于这一框架是在一个新构建的语言系统功能体系下对语域进行重新定位和解释,这样, Martin 所指的“语域”与韩礼德体系下的“语域”已经是不同概念了。

鉴于韩礼德把语域作为与语境类型相对应的语义资源配置类型而定位,是语言在不同语境中通过对语义资源的配置而形成的功能变体,我们可以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更深入地理解语域范畴的内涵,并对其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拓展。

## 二、类型学视角参照下的语域概念

### (一) 语域与系统功能类型学

在语言学领域,“类型学(typology)”一般与跨语言研究相联系,旨在对世界范围内的语言通过大

规模、有代表性的语言样品库进行比较,发现其中的共性和差异,并依此对语言进行分类,对语言类型特征提出解释<sup>[21] (239) [22]</sup>。系统功能语言学也提出了自己的语言类型学思想<sup>[23] [24]</sup>。这一范式下的语言类型学是广义的:研究者在语言的系统功能体系下对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跨语言对比,以此研究语言类型并为之提出功能性解释<sup>[23]</sup>。系统功能视角下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因其功能主义的学科理念与传统的类型学形成本质的差别。根据杨曙和常晨光<sup>[25]</sup>的论述,与以往类型学研究不同,系统功能类型学更关注语言的个体性和差异性。也就是说,对不同语言之间系统性的差异进行系统描写和功能解释构成功能类型学研究的焦点: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是普遍性的,但个体语言实现这些功能的系统模式(例如词汇语法系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却体现出系统性差异。例如,日语有独特的礼貌系统,汉语中对时间维度的释解(construe)体现为体态,而在英语中体现为时态和体态。按照功能类型学的解释,这种语言之间的系统性差异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系统具有自然相关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韩礼德把系统功能语言学叫做自然语法。所以,不同语言因为要适应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而进化出自己的自然语法系统,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系统催生出语言系统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在这一视域下,个体语言可以理解为人类语言的普遍功能(元功能)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功能变体。这样就把语言之间在词汇语法、语义等方面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归结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系统性差异:一种语言与其社会文化语境形成双向的互动、制约和体现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Halliday & Matthiessen<sup>[26] (2)</sup>把一种语言释解为表达其使用人群的“语义基地”(meaning base)。

很明显,系统功能类型学打通的是社会文化类型与语言类型之间的映射和体现关系。仔细比较,这种关系与我们上文探讨的用于区分语域功能变体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一致的:都是建立在社会文化结构与语言结构存在相互的映射关系这一前提下,其区别可能只在于探讨的层次和侧重点不同。不同语言的功能类型差异是站在宏观的人类语言整体的视角去考察,不同语域的功能类型差异是站在具体的语境差异视角考察。以此为基准,我们就可以把功能类型学区分语言类型的方法和理念拓展到语域研究领域,对语域进行更为精密的类型描写。从这个角度看,语境就像词汇

语法系统一样,也具有精密度:从最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类型到最微观的即时情景语境类型,构成一个连续统。同理,语域与不同层次的语境相匹配,也构成一个连续统。这就意味着,在使用同一语言的宏观社会文化语境下,人们所从事的活动(语场)、他们之间的关系(语旨)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语篇实现方式(语式)不是杂乱无章、或相互独立的,而是具有系统性的变异规律和层级体系。因而,语域机制的作用具有递归性(recursiveness),语境的三要素及其运作机制可以在最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最微观的某一即时情景语境之间循环作用。以此为依托,我们就可以利用功能语言学描写语言类型的方法对宏观社会文化语境内部的语境及次级语境的语言变异规律进行系统性描写。也正是基于此,Matthiessen提出语域类型学的概念。

## (二) 语境值

因为语域与语境的映射关系,所以我们要对语域进行类型描写,首先需要重新认识语境这一概念。Matthiessen<sup>[27] [28]</sup>提出用“语境值”(contextual value)的概念来描写语境。这样,语境不再是简单的三个变量的组合,而是对不同变量进行动态的取值配置而最终形成的函数。Matthiessen认为,构成人类社会符号生活的情景语境类型可以次范畴化为活动场类型(fields of activity)、交际者角色和关系类型(institutional roles)以及交际媒介、话轮类型(medium, turn)。相应地,语境的三个维度不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语境的终极节点,而是次范畴化为语场值(field value)、语旨值(tenor value)和语式值(mode value),不同语境就体现为其在三个变量上的不同取值。很明显,通过对语境变量进行“值”化,我们就明确了语境的动态化性质,更有助于对语言的功能变异规律进行精确分析与系统描写。在这一视域下,不同的语域类型就可以归结为对语境资源在三个维度上进行的不同的取值配置模式,最终显化为词汇语法层的不同资源选择。进而,通过对语境的三个取值进行进一步的类型描写,就可以更精确地确定、描写不同的语域类型,进而通过特定的词汇语法类型进行建模。这样,我们通过对语境概念在原有的三个维度进行深化,使原来比较模糊的语域、语境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有了着力点。以此为基础,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认识语境、语域、语言三者之间的映射关系和运作机制,并在具体语言研究中从不同侧面对某一语篇现象做出更

为精确合理的解释。如此,我们就可以通过范畴化、次范畴化的循环往复,拟构出某一社会文化的语域谱系图。即通过描写一种语言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有规律的不同应用,拟构出这种语言的语域图谱,并以此为根据,对某种语域类型的词汇语法和逻辑语义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这一语域的语言特征,并最终通过语境三要素的取值模式对这些特征进行相应的社会符号学解释。这样就赋予语域理论更强的实践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从类型学角度发展语域理论,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参照。从广度上来说,语域类型理论把功能主义的类型学思想从语言之间的类型差异扩展到同一种语言内部的语体差异。从深度上来看,类型学的视角是对语域变异机制和规律进行更为精密的描写,是把精密阶思想从词汇语法层拓展到语境层。这就很好地弥补了韩礼德语域理论中语境与语言如何通过语域作用机制构成映射,很好地回答了语域在语言系统中如何实现其“界面”作用的问题。

### (三) 语域类型划分的三个维度

与语境三维度的制约相对应,应用类型学方法对语域进行更精密的描写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也就是说,语域可以以语场、语旨、语式三个不同维度为标准,进行进一步的类型划分。在这一点上,Matthiessen 教授和其研究团队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学界,Matthiessen 一般作为与 Halliday 合著《功能语言学导论》为人所熟知。但是,正如黄国文<sup>[29]</sup>及黄国文和幸志英<sup>[30]</sup>所说,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界,Matthiessen 在很大程度上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韩礼德的理论体系,是韩礼德最理想的接班人。与 Martin 对语域的重新界定不同,Matthiessen 采用的就是类型学视角,对韩礼德的语域思想、理念和要旨进行拓展。Matthiessen 等学者<sup>[31][32]</sup>根据人类社会符号活动的经验的取值范围为语场拟构出一个“人类活动场”的谱系图。他们指出,语场中发生的活动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察:社会活动或符号活动。不同的语境类型对应于不同的社会符号活动活动场值配置,有的以社会活动为主、符号活动为辅,有的正好相反。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人类社会生活经验中所有活动分门别类,构成语场的取值潜势。例如,Matthiessen 把人类的社会符号行为分为八种主类型:论述类、报告类、再现类、分享类、行动类、赋能类、推举类和探索类。其中,每一种主类型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次类型,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人类社会符号“活动场”类型与次类型

Primary type(主类型)	Secondary type(次类型)
Expounding(论述类)	Categorizing(分类描写)
	Explaining(现象阐释)
Reporting(报告类)	Chronicling(时间记事)
	Surveying(地点概览)
	Inventoring(目录编制)
Recreating(再现类)	Narrating(故事叙述)
	Dramatizing(戏剧编撰)
Sharing(分享类)	Sharing experiences(分享经历)
	Sharing values(分享观点)
Doing(行动类)	Collaborating(协作类)
	Directing(引导类)
Enabling(赋能类)	Instructing(指示)
	Regulating(规定)
	Advising(建议)
Recommending(推举类)	Inducing(引诱)
	Reviewing(评述)
Exploring(探索类)	Arguing(争鸣)

很明显,活动场类型实际上是对语境的语场维度更为精确的类型描写,而其中类型划分的方法也是遵循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变异”的理念。这样,语境就通过不同的活动场类型与不同语域类型以及与其相对应的词汇语法资源构成映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在语境、语域和词汇语法之间建立起更为具体的、显性的因果联系和推导模式,更好地洞察语言与语境的双向度预测和制约关系。Matthiessen<sup>[31]</sup>明确指出,语域图谱(register cartography)可以在语场类型和语境类型之间建立相关性,也可以在语义策略的选择与某种语境类型之间建立相关。举例来说,报告类的活动本质是描述人们对特别现象的经验,经验对象可以是一个案例,也可以是一类现象。对这些现象根据它们的显著特征通过语言符号进行收录、罗列、传播就构成报告活动。与此经验活动相对应的语域,可以是以时间为组织原则的新闻报道(news report)或历史叙述(historical recount),也可以是以空间为组织原则的地形报告(topographic report)。不管是哪一类,它们都在词汇语法和逻辑语义层有对应的、高度相关的语义资源选择模式。例如,新闻报道里凸显的投射结构(projecting structure)、时间性环境成分,地形报告中表示空间方位的语义过程和环境成分,学术语篇中的被动语态等等,都是与报告活动高度相关的语法资源配置。这些语域,因为语境要素中语场特征的要求,而在交际者的语言资源库中进行特定类型的词汇语法与逻辑语义选择,最终表达交际者的概念意义,完成语言的概念功能。

事实上,把语域变异置于类型学视角下,在系统功

能语言学发展的早期就已经有所论及。例如,Hasan<sup>[33]</sup>就指出,可以对语境的三个维度进行进一步的类型研究和描写。虽然 Hassan 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但她提出设想,认为可以从三个变量来区别不同的语旨关系(tenor relationship):参与者角色(agent roles)、相互关系(dyadic relations)和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参与者角色涉及不同语境中的人物身份(教师、学生、医生病人等),相互关系涉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与控制关系(等级的与非等级的),社会距离决定于参与者彼此的熟悉程度,在最大距离与最小距离之间进行取舍(从偶遇的陌生人之间的最大距离到最小的熟悉的家庭成员关系)。这些不同的语旨关系,实际上就是通过对语旨进行更为精密的次范畴化而构成的语旨值。这与 Matthiessen et. al.<sup>[32] (106)</sup>对语旨变量的划分异曲同工:机构关系(institutional role)、权利\地位(power/status)、接触\熟悉度(contact/familiarity)、情感(affect \ sociometric roles)。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作为语旨取值变量共同决定一个语境中交际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类型,并通过与活动类型交叉最终对语域类型起决定作用。例如,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语旨关系取值可能是:非等级、中间社会距离、学校机构、地位平等等。而这些取值又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次范畴化,如学校机构可能是大学、中学或小学。

对于最后一个语境维度“语式值”,其分类依据主要基于语言在语境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根据 Matthiessen 等人<sup>[32]</sup>的设想,语式值的确定应该包括六个方面:语言与其他符号以及社会过程与符号过程的分工、语言对语场和语旨的趋向度(语言是在更多地映射经验世界还是更趋向于管理社会行为)、话轮(独白还是对话)、媒介(书面语还是口头语)、传播渠道(声音还是文字)和修辞模式(学究式、娱乐式、说服式等)。与语场及语旨一样,语式可以在这些变量进行与语境类型相对应的取值,并与其他两个维度上的取值一起作用于最终的语境类型和语域类型。例如,学术论文的取值可能是:独白、书面语、文字、说服式等。与前两种取值一样,语式值的各种变量也可以再进一步次范畴化,在更精密的层次上确定语境的语式类型,并最终决定语域类型和词汇语法选择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以韩礼德宏观的语境与语域理论为基础,用功能类型学的理念,对语域与语境的关系、语域功能变异与语域种类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并对语域类型、作用机制通过语境层三要素的次范畴化进行更精密的描写。这种描写方法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语境与语域的概念,解释语境与语域的本质属

性,更清楚地洞察语言的变异规律。

### 三、语境与语域再认识:类型学视角

用类型学的方法对语域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语言及其语境系统形成更精准的认识。以往的研究中虽然强调语域在连接词汇语法与语境之间的纽带关系,但具体如何运作却很少有人提及。通过功能类型学视角,我们认识到,语境事实上可以在三个维度上进行更精密的范畴化及次范畴化:语场类型、语旨类型和语式类型。语场类型对应于人类不同的经验世界,包括不同类型的社会或符号活动;语旨类型对应于人类不同的社会关系,包括在语篇交际中涉及的社会角色、社会距离、权利关系等;语式类型指向语言本身对交际所起的不同作用,包括媒介、传输渠道、修辞等方面。而且,上文说了,语域机制的作用模式可能具有递归性,所以在回答不同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确定这一机制的范畴化过程的作用层次。例如在语旨关系上,我们可以分出这样的层级范畴:语旨——师生关系——女教师与男学生——小学女教师与男学生——小学青年女教师与高年级男学生,如此等等。这样,语境与语域的关系不再是一对三的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在语域机制作用下形成的具有层级性立体结构。依据这一理念,我们就可以把一个特定的语域归结为与其对应的语境在三个维度上进行的一次次取值后最终形成的一个功能变体。精密化到极致,可能会出现“上海小学 T 女老师与 S 男学生在英语口语课堂上进行的关于爱国主题的口头交际”这样的功能变体。虽然极端,但从理论上讲,这是完全合理的。这体现出,语境是一个连续统。而且,如果从语篇体现(instantiation)层面看,这种具体化到极致的语域功能变体恰恰是一个具体语篇所涉及的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要素:某个(群)人就某个主题生产某个语篇。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语篇在现实中一定是与具有特定主题、特定人际关系和具体语篇语法的微观语域来体现的。而要具体到什么程度,就要视语篇分析与解释要解决的问题而定。以此理念为指导,我们就需要对语域、语境及其之间的映射关系重新作出定位和诠释。

首先是语境的动态性。既然语境可以在三个维度上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再细化,分出不同活动类型和次类型、不同社会关系类型和次类型、不同语篇组织模式类型和次类型,那这些次类在理论上就有可能

进行任意的组合。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语言完成社会功能时,不是选择三者中的一个侧面或对三者进行一个接一个的选择,而是对三个维度上的语义资源进行同时取舍。这就意味着三个维度上的类型与次类型被选择的机会在理论上是均等的。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中的每一个语境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都是特定交际者通过对语境的变量、次级变量进行选择 and 组合而构成。对这些变量不同的组合方式就产生不同的语境变异,体现为不同的语域。例如,把论述类活动与师生语旨关系和书面语式组合,就可能构成学生书面作业或教师的讲义。选择过程中任何一个元素的改变都可能引起语境类型的变化,从而改变其语域类型和词汇语法实现模式。由此看出,语境事实上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其类型因为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由于人所从事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活动中的语言等符号模式都不是静态的,会随着人类的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一个人可能是老师又是学生,又是丈夫,又是儿子,可能要学习又要写作,又要交友),所以人类的社会与符号生活可能是一个“语境流”。在这个过程中,语境在一个维度上取值的改变就会改变整个语境的配置模式,进而引起语域与词汇语法资源的改变。例如,如果我们对医疗语境下的社会和符号活动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医疗机构语境中的活动、人员关系、交流模式时时处于一个流变的状态,并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语境结构与语域类型。Matthiessen<sup>[34]</sup>对此做过详细探讨,他发现,一个病人在医院的两个小时中总共经历了225个具有明显差别的“交际偶遇(communication encounter)”,每一个偶遇都涉及不同的活动类型、医患关系类型。这就意味着,这两个小时的医疗语篇没有发生在一个纯粹的、具有固定模式和结构的语境空间里,而是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时刻在变化的空间里。在这个意义上,语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的、包含三个维度的概念,而是一个层级的、立体的、动态建构的过程。一个语篇最终实现什么语境,或一个语篇最终采用什么样的词汇语法实现,没有固定模式,而是取决于现实中交际者对三维度变量的选择和组合。

其次是语境与语域的杂合性。传统上我们往往只是从语篇本身的构成来看篇际关系,例如传统意义上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及语篇互文性(interdiscursivity)都是从语篇的语言与修辞层面来看语篇之间的关系。从类型学视角来看,一个语境可能也不是纯粹的,其中可能会包含其他语境类型:师生课堂中包含医患关系,同事之间交流工作可能包含家庭语

境,如此等等。从这个层面看,我们通常所说的“说明中包含记叙、报告中包含议论”等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与修辞问题,而是具有其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语境基础。正是因为人类各种社会文化语境中存在各种语境变量的杂合才使得语篇中出现语言类型与语体类型的杂合。体现在具体语篇中,就是词汇语法、逻辑语义的实现模式(pattern)不再具有完全的同质性,而是在某些情况下杂合其他类型的语篇实现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语篇层面也应该具有“一致式”和“隐喻式”的分野。例如,用爱情故事来做广告,实际上是通过对不同语境变量的选择在两种语境之间构成隐喻性映射,最终体现为语体结构和词汇语法结构的杂合。这意味着,语言与语境之间的映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一个语篇与其对应的语境之间,而且会体现在语篇杂合和语境杂合之间,其结果就是语境与语域的杂合性。

再次是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的关系。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的概念由Malinowski提出,经由Firth,被韩礼德发扬光大,并成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立论的基础之一<sup>[15]</sup>。在韩礼德体系下,语境的作用大多是与情景语境相联系的,对文化语境的涉及要少得多。这与韩礼德注重语言的即时应用相关,比如语域作为语言的功能变体,其侧重的就是语言在应用中的变异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情景语境是孤立存在的。上文谈到,情景语境事实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既然如此,语境就应该有与其动态性相对的静态性。我们认为,体现这种静态性的语境就是文化语境。任何微观的情景语境都是以一定的宏观文化语境为背景和依托的,没有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也就无从谈起。同样,在层次之间的映射上,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也在三个维度上进行:世界经验、人际关系与符号模式,并且与情景语境的三个维度形成相互制约关系:文化语境系统规定情景语境系统,情景语境系统例示文化语境系统。文化语境是一个宏观的行为模式系统,通过人类社会符号活动的各种情景语境来例示;文化语境对情景语境的具体模式做出规定和解释;文化语境是静态的体系,情景语境是动态的应用。这样,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就构成一个相互交叉的矩阵:相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情景语境,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相同情景语境,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情景语境,相同文化语境中的相同情景语境。可以看出,前两项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一个以人们的社会生活为导向,考察同一文化语境中不同社会人群所从事的不同社会符号活动及其变异规律,例如在美国政治的文化语境下官方媒体与大众社交媒体对某一

政治事件的意义建构;另一个以文化为导向,考察不同文化中人们如何从事相同的社会活动,例如中美政治文化中对中美经济关系进行语言建构的差异。事实上,这两个方面就构成了学界一般意义上的语篇分析、话语的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内容。

最后是语境与语域类型学对语言学习的启示。不管是一语习得还是二语习得,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其过程都是一个语言发展(language development)的过程,是学习者学会如何利用语言资源生产意义、完成社会化的过程<sup>[2][35]</sup>。而这个意义过程不是脱离语境的、抽象的意义,而是顺应语境、受语境约束、同时又建构自我语境意识的意义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学习与语境相关的语言资源类型以及如何对这些语言资源在特定语境中进行应用、生产意义的过程。学会了语言资源和意义生产方式,也就学会了语言。这样,与不同语境变量配置模式相关的语域类型及其差异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语言学习研究和教学启示。从这个角度看,人类语言成长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习得语义资源、拓展语域类型知识的过程。一个儿童从出生到成人,其母语的成长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日常到专业、从家庭到社会的渐进过程;同理,二语学习过程也是从日常逐步过渡到专业。以语境变量和次变量为指导划分出的不同语域类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语言教学、二语习得等与语言学习相关的问题。例如,现在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专门用途英语(ESP)”,实际上就是一个语域类型学的问题。“专门用途”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但是如果从语域类型学角度看,我们就更能对“专门”进行具体的定位。例如,它属于哪个经验领域,涉及什么人群,交流渠道是什么等等。同样,学科英语(EAP)的研究与教学也一样。不同学科英语事实上是不同语域类型及其次类型之间在语境三个维度上的差异:经验领域(如历史的、数学的、政治的),人际的角色与社会关系(如教师与学生、专家与民众、学生与学生),交际渠道(如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即时的还是延期的)。这三方面中任何一方面的深入考察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开展学科英语教学。

#### 四、结语

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可以为语域及语境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拓展其研究空间。通过分析我们发现,Matthiessen等人提出的语域类型学思想是对韩礼

德语域理论在宽度和广度上的深化。语境可以在韩礼德模式下的三个维度上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更精密的描写,其描写方法是把每个维度以自身的语境内涵为基础进行层层分类:活动场类型,交际关系类型和语言模式类型。进而,通过对这些分出的类别进行排列组合,就构成一个特定的情景语境,映射于一个特定的语域,最后体现于特定模式的词汇语法选择。另外,我们还发现,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之间也构成系统与示例的例示关系,这种关系构成很多研究(如话语分析、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所以,从类型学视角重新审视语域概念及其作用机制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洞察语域的内涵,更全面地理解语言、语境、文化之间的映射关系,为各类与语言相关的实践研究提供有益参照。

#### 〔参考文献〕

- [1] Halliday, M. A. K., McIntosh, A. & Stevens, P.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London: Longman, 1964.
- [2]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and 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 [3] Halliday, M. A. K.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
- [4] Halliday, M. A. K. The notion of “context” in language education[A]. In Ghadessy, M. (ed.). *Text and Context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1-25.
- [5] Hasan, R. The place of context in a systemic functional model [A]. In Halliday, M. A. K. and Webster, J. (eds.). *A Compan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9: 166-189.
- [6] Halliday, M. A. K. Text as semantic choice in social contexts [A]. In Webster, J. (ed.). *Linguistic Studies of Text and Discourse* (Vol.2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C].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2007: 176-225.
- [7] Halliday, M. A. K., *On Grammar* (Volume 1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 [8]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 [9]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Routledge, 2014.
- [10] 丁建新.作为文化的语法——功能语言学的人类学解释[J]. *现代外语*, 2016, 39(4): 459-469, 582-583.
- [11] 黄国文.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J]. *英语研究*, 2006, 4(4): 1-6.
- [12] 胡壮麟.解读韩礼德的 Applicable Linguistics [J]. *四川外*

- 语学院学报, 2007, (6): 1-6.
- [13] 辛志英, 黄国文.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方法[J]. 外语研究, 2010, (5): 1-5, 112.
- [14] Matthiessen, C. M. I. M.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s applicable linguistics: 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J]. *DELTA: Documentação de Estudos em Linguística Teórica e Aplicada*, 2012, 28 (SPE): 435-471.
- [15] Matthiessen, C. M. I. M. 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according to systemic functional theory: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70s [A]. In Hasan, R., Matthiessen, C. M. I. M. & Webster, J. J. (eds.). *Continuing Discourse on Language* (Vol. 2) [C]. London and Oakville: Equinox, 2007: 505 - 561.
- [16] 高生文, 何伟. 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域思想流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 (3): 48-54.
- [17] Martin, J. R.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M]. Amsterdam: Benjamins, 1992.
- [18] Martin, J. R. Language, register and genre [A]. In Christie, F. (ed.). *Children Writing: Reader* [C]. Geelong,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1-30.
- [19] 杨信彰. 马丁对语域理论的发展和应用[J]. 当代外语研究, 2010, (10): 39-42.
- [20] 张德禄.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J]. 当代语言学, 2004, (1): 57-65.
- [21] Bickel, B. Typ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major current developments [J]. *Linguistic Typology*, 2007, (11): 239-251.
- [22] 王勇, 徐杰.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J]. 外国语, 2011, 34(3): 40-48.
- [23] Caffarel, A., Martin, J. R., & Matthiessen, C. M. I. C. *Language Typology: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Vol. 253)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4.
- [24] 辛志英, 黄国文. 系统功能类型学: 理论、目标与方法[J]. 外语学刊, 2010, (5): 50-55.
- [25] 杨曙, 常晨光. 系统功能类型学——类型学之功能视角[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 (4): 35-38.
- [26]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M]. London; New York: Cassell, 1999.
- [27] Matthiessen, C. M. I. M. and Teruya, K. Registerial hybridity: indeterminacy among fields of activity [A]. In Miller, D. & Bayley, P. (eds.). *Hybridity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Grammar, Text and Discursive Context* [C]. London: Equinox, 2015: 205-238.
- [28] Matthiessen, C. M. I. M. Register in the round: registerial cartography [J]. *Functional Linguistics*, 2015, 2(1): 1-48.
- [29] 黄国文.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40年发展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1): 15-21, 78.
- [30] 黄国文, 辛志英. 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 [31] Matthiessen, C. M. I. M. Registerial cartography: context-based mapping of text types and their rhetorical-relational organization [A]. *Proceedings of 28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C]. Hong Kong, 2014: 5-26.
- [32] Matthiessen, C. M. I. M., Teruya, K. and Lam, M. *Key Terms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M].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 [33] Hasan, R. Meaning, context and text: fifty years after Malinowski [A]. In Benson, J. D. & Greaves, W. S. (eds.). *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 [C]. Norwood, N. J.: Ablex, 1985: 16 - 50.
- [34] Matthiessen, C. M. I. M. Applying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 healthcare contexts [J]. *Text & Talk*, 2013, 33 (4-5): 437-466.
- [35] Halliday, M. A. K. *Learning How to Mean—Explo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5.

(责任编辑: 高生文)

##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Regis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LIU Xiang-do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The Hong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ko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gist, level and func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gister within the overall SFL framework.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functional typology can shed much light on studies on register, providing resources for a finer scale of delicacy to describe register. Context can be sub-categorized in terms of three dimensions: fields of activity, tenor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semiotic mode, which accord respectively with field, tenor and mode. Based on this approach, types and subtypes of different registers can be described and interpreted precisel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mechanism of register is recursive through the language system, determined dynamically by the three variables of context.

**Key words:** registerial typology; functional variation; field of activity; context